

本滩申曲中个上海闲话

文/蒋星煜

茄山河

我早在抗战之前就辣上海读高中,伊辰辰对戏曲毫无兴趣,只看电影、话剧。1949年,上海解放,我进了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工作,辣剧艺室主要分工锡剧,但其他剧种个重要演出也都观摩,那时才发现相比上海话个原来面貌,当时社会生活中个上海话有天壤之别。

应该说,当时一般个沪剧演出,语言上已经缺少乡土色彩了,因为无论编剧、演员,有勿少是浙江人、江苏人,经常请名导演例如张骏祥等,更是一口标准个普通话,语言上保存原汁原味已勿可能。

除了日常演员之外,后来华东文化部、上海市文化局注意到了个这个问题,曾经组织了好几次沪剧本滩时期、申曲时期个剧目演出,使我听到了比我当时读高中时更道地个上海话。《绣荷包》《陆魂鬼》《女看灯》《游码

头》等等都属于一类,勿仅听到了地道个上海话,也知道了十九世纪上海当地人个某些生活方式。

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,成立了上海市传统剧目整理委员会,一类个演出更多了一些。1959年,开始收购、整理、出版《上海市传统剧目汇编》,我也是主要工作人员之一。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具体联系个也是我,最早另境搭我联系,后来是顾伦。留拨我印象最深个沪剧剧目是《阿必大回娘家》,石筱英演出次数最多,例如雌老虎个一段台词:依逃!(追打,必大跳)依倒跳得登样来,京班戏缺少依逃个跳虫,阿要我来跳拨依看(跳介)。依死人害人,害我跌一跤。哎唷!我屁股碎了。依搭我看,阿有缝,路路有哦?

“登样”就是“像样”,现在上海土生土长个年轻人也勿讲了。“京班戏”个称谓也十分值得重视。京剧、京戏个提法的确很要【e】。大

概1980年前后,上海艺术研究所个朱建明发现最早使用“京戏”称谓个是清末民初《申报》上篇文章。而辣日常生活中,北伐之前,上海人一直称之为京班戏,或大京班。

“跳虫”辣搭是简称,当时有人走路较快,而且勿太平稳个话,就被称之为“跳老虫”,“老虫”是指老鼠。

“死人”,有时是骂人,但更多个是爱称呢称,情人之间、夫妻之间打情骂俏常常称对方为“死人”。也有“活死人”个词汇,都用于骂人,指勿动脑筋,勿勤劳,勿灵活个人。“缝路”一词,辣搭被拆开来单独各用一子了。

还有一段话十分有趣:
阿必大:婆阿妈,茶叶亦吃没。
雌老虎:茶叶吃没,光伊二棒柱。
阿必大:吃勿消格!
雌老虎:不是,侬乡下头叫棒柱茶,就是夏枯草。

“棒柱”,迭个是汰衣裳时用品个较短而扁平个木棍子,衣裳用皂荚浸泡后,就到河浜边上石板砌成的码头上用棒柱不停个敲打,然后再下水漂洗。至于夏枯草,则是十分出名个中草药,多年生草本,茎方形,花唇形,夏初开花,盛夏开始枯萎,性寒,治疗眩晕等疾病,现在多种中成药仍旧用作原料。恐怕上海土生土长个中医也勿一定晓得夏枯草土名棒柱茶吧!

我个研究专业是古典文学、古典戏曲,以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《桃花扇》为重点,而今保存上海方言成了当务之急,我想到了沪剧本滩时期、申曲时期许多剧目是一座蕴藏丰富个矿山,因为演出时观众踊跃,且通过广播,进入千家万户,影响广泛,可以说是沪语经典。特提出来,勿晓得研究上海方言个学者以为然否?

游火虫

文/彭瑞高

上海人喜欢小动物,对小动物自有独特的叫法。

譬如蟋蟀,如果用普通话,这小动物的名字既难写,又难讲。但一用上海话就简单了:蟋蟀变“才节”,既响亮,又好写。也有人写“财结”,这就带点口彩的意思了。“才节”有“二妹子”(读如“尼妹子”)和“三妹子”,分指雄性和雌性。“二妹子”会开牙,振翅高歌,斗起来很着力;“三妹子”看起来后尾有枪,却是“银样镗枪头”,斗不起来,只起个传宗接代作用。还有一种虫,叫“油葫芦”,形似“才节”,但体型大,浑身油光锃亮,所以叫“油葫芦”。

顺便说一下,蟋蟀的北方名,叫“蚰蚰儿”,借助普通话,“蚰蚰儿”在南方也有很高知名度;而“才节”这个词,在北方则无人知晓。举这个例子要说的,是在“以北方话为基础”的语言大势下,上海话终究只能局限于一隅,虽行也不远。

还有些小动物,上海话叫起来也很特别。如学名“螻蛄”的动物,北方叫“蛤蟆”或“癞蛤蟆”,上海人则叫它“癞疙霸”(读如“拉疙膊”)或“拉丝疙膊”;老辈人里,也有叫它“拉团”的。我怎么也想不到,这种有益农业、生活很低调的小动物,人类竟也没放过,还把它杀了,上桌当美食。好些农家菜饭店,推出一“名菜”叫“熏拉丝”的,食材就是“拉丝疙膊”。一听这名头,有人身上就起鸡皮疙瘩。

有还一种小动物,因“囊萤照书”的故事和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诗句,变得美丽和充满诗意,它就是萤火虫。城里上海人普遍叫它“萤火虫”,而郊区有些地区的农民,则叫它“游火虫”。依我看来,“游火虫”叫法,比“萤火虫”更生动、更有趣,因而也更有文化的意味。

远开一点



沪上老照片

伊时候叫“大哥大”

陆杰 摄 林庸 文

看迭张照片,现在会有“老土”、“巴”个感觉,但过来人伊晓得,是上世纪90年代初,手机刚刚进入中国,被俗称为“大哥大”、“砖头”,因为稀缺,黑市浪向一度要花5万块才能搞到一部,正常途径也要卖到2万,弄到手,又必须花上去交交关通路子个功夫,到事后,入网费还要另【dok】进去一大笔,所以,是部“大哥大”当时绝对是奢侈品。现在手机已普及。技术进步日新月异,交关物品像手机一样个更新换代阿拉大家伊经历了勿少。勿变个物事也有,如果同样位子现在再来一张,葛末手机已切换到了苹果6,但外滩老大楼还是老样子,伊拉只见证变化,勤讲过去廿多年里,就是再过几十年、上百年,伊拉还会是老样子。

沪语趣谈

好玩的逆序词

文/王以平

普通话里的词序只要一颠倒,意思马上大改,如“感性”和“性感”;如“球拍”和“拍球”;如“图画”和“画图”;如“水井”和“井水”;而上海方言将普通话里的词序颠倒一下,却和原意保持一致,非常好玩。

转弯——弯转 普通话里的“转弯”,上海人说“弯转”,都是指人或动物物体改换行动方向的意思。但普通话里的“转弯抹角”,上海人却不颠倒说,否则外地人听了真要晕了。

月亮——亮月 普通话里的“月亮”,上海人说“亮月”,都是指月球。上海闲话里还有“亮模模”一词,也是指月球,但常用于大

人与小孩的交流的场合。

腐乳——乳腐 普通话里的“腐乳”,上海人说“乳腐”,一样是豆腐乳的意思。这是一种用豆腐进一步发酵的食品。顺便说一下,用腐乳汁烧制的猪肉——“乳腐汁肉”是上海的特色菜。

螺蛳——螺蛳 普通话里的“螺蛳”,上海人说“螺蛳”,一样是淡水螺的意思,该螺体型较小,与田螺、海螺、钉螺明显不同。上海俗语有“一只螺蛳赛只鹅”,可见本地人十分喜爱吃它,有的饭店甚至用它做招牌菜。

喜欢——欢喜 普通话里的“喜欢”,上

海人说“欢喜”,一样是爱好、高兴的意思。

灵魂——魂灵 普通话里的“灵魂”,上海人说“魂灵”,一样有迷信人认为附在人身上升起决定作用的东西、心灵、思想、人格、良心、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的意思。上海人常说:“放点魂灵头辣身上。”

着火——火着 普通话里的“着火”,上海人说“火着”,一样是起火的意思。试看以下例子:北方人说:“木材潮湿点不着火。”上海人要讲“木头潮到火点不着。”对于火灾,北方人喊:“不好,着火啦!”上海人一样喊“勿好,火着咧!”

沪语童谣

羊囡囡

创作/王成荣

叮零咚,啥人啊?
“乖囡囡,外婆呀!
背来交关青青草,
碧碧绿,喷喷香。”

小羊听听声音怪,
凑拢猫眼张一张——
白皮袄,介蹩蹩,
牙齿血红尖又长,

眼球骨碌辣冒火,
迭个“外婆”真贼腔!
豪燥告诉110,
伊是坏蛋大灰狼。

活络可以算是上海人个天性。上海人要去办点事体,以一句上海闲话来打冲锋:“让我先去轧轧苗头……”轧苗头,看看苗头,掂量掂量成功率。轧好苗头,见机行事,灵活办事。有苗头就上,既没啥个苗头就撤。过年,几个朋友约好出一记远门去自驾游。天天看电视来评估全国东南西北个公路交通状况。只见得高速道路上大车小车爬行,各地景区人头满视野。新闻报告春节里向有28亿人次出行辣各种各样个运输线路上。一轧苗头,收摊,大家就躲辣上海算哉。好辣上海马路浪是空荡荡个,车少人稀。是有点像卅年前个上海滩。到外面去荡荡马路,清静、安静得使人怀旧,叫人想起了小

闲话闲画

轧苗头、别苗头、轧扁头



文图/阿仁

辰光上海个街景。有勿领笨个两个朋友还是开车上路了。发回来个短信是:“堵辣路浪,20码!”“景区里寻勿到车位,进退两难!”回

复拨伊拉个闲话是:“勿轧苗头,苦头吃煞!”新年新势里头脑发热勿轧苗头,拎勿清。一句安慰个闲话也勿发过去。活哉。

晚打回票落选了。不过唱滑稽个老少明星还是够顽强个。祝伊拉有朝一日别苗头别过冯巩、蔡明,让上海闲话也到春晚去出出风头。

轧扁头又是另外一层意思了。两面受压、两面受气、左右为难、上下难取,轧扁头。辣屋里向,老法个阿婆、新法个媳妇,做儿子个就轧扁头了。辣单位里,上司要向东,部下要向西,做中层个也轧扁头。自家拿勿准主意,又想两面讨好、左右逢源,就难免陷入尴尬和被动。要逃脱轧扁头,刀切豆腐两面光,是帮把刀就只有按道理、按规矩来办事体了。只巴望混辣人堆里,一团和气,左盼右顾,上下勿得罪,葛只好一生一世。拨人家来轧扁头了。作孽。